

子英校點

史記精華錄

史記精華錄

沈子英校點

上海進修書店印行

史記精華錄

每冊實售金圓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卅七年十二月一日版

校點者 沈子英

出版者 進修書店

發行者 進修書店

上海福州路東華里六號

總經售處

上海教育書店 漢口大文書局
廣州光明書局 長沙昌文書局

引言

編者

史記爲人人必讀之書，然而史記不是人人可以讀得通的書，這句話我想大概可以肯定的。眞有如亭田氏所說那樣，史記中「夥頤奧衍」，於國學不是稍有一點根柢的人，總不很容易看通。既然是人人必讀之書，而一般人又不很容易看通，那麼，用什麼法子來救濟呢？——這就是我們要重印這部史記菁華錄的緣故了。

史記菁華錄是成於前清康熙年間的，這二百餘年來，一向是做一般士人讀史記的捷徑。因爲他所採錄的，不但平凡易解，而且的確是史記的精英。史記這樣一部鉅著，雖說是人人必讀，然而要叫人終生從頭至尾的埋首其間，除了專門研究的學者，此外一般人就覺得不可能了。這部菁華錄便足以救濟這個偏失。不能整個研究史記的，讀了這部菁華錄，也足以窺見史記之大概。倘能因了這部菁華錄，更進而研究全部的史記，那不啻是先看熟了地理，再去游歷，胸有成算，瞭如指掌了。

這樣，可以綜合起來說，我們重印這部史記菁華錄：一，在使沒有時間或沒有能力讀史記的人，因了這部書，便足以窺見史記的模形，然而這模形却是精神畢露的；二，這部書是讀史記最捷的一條徑路，倘能先讀了這書，再去讀史記，一定可以事半功倍，覺然有悟；三，史記爲中學師範必須研究之功課，然而如果以全部史記作爲教本，未免太失之繁重，而覺全部教授完畢爲遙遙無期，所以本書爲最適合於師範中學的史記教本。

至於這本書中的標點分段，無非想便利讀者使他覺得眉目分明而已，於原書當然說不到有什麼增或減的價值，所以我在此也不用張目了。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

史記菁華錄題辭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而味益深長。顧其夥頤奧衍，既不能束之巾笥；又往諸評林，迄無定本。嘗欲抽摭菁華，批導竅郤，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瀝液者，瀾翻胸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爲快事矣。

客有諗於予者曰：『史記者，龍門一家言也，而壁摘刺取之，能無剽擄之訾乎？』予曰：『客蓋未達乎文章之原者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爲尙書，事爲春秋。此史記之名所由助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內外傳，於是言與事始並著於一篇之中。宋真德秀論次文章五宗，特分議論敘事爲兩途，實原本尙書春秋之遺意，而判厥町畦；故其錄左國史漢之書，一篇之文，有割其事於此而綴其言於彼者。蓋文選以下別無菁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編年之法，每自爲一篇，以盡一事之本末

，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符。後世記誦之學，亦各取其一節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來舊矣。顧獨於史記而疑之乎？蓋古人之讀書也：既知夫三倉五車之才，選於千萬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不亦殆乎！又以爲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卽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菁華而略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龍門之文，得於善遊，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沂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之泱泱，觀九嶷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烟，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歷鴻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王之雄圖；鷹揚豹變，慷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峴，弔蠶叢魚鼈之疆，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宵，巉峭幽深，吾於其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屨，雍容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隄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其興會之所屬，

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游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吾見今之耳
傭而目儼者，日置全史於几案之旁，自成童以迄皓首，固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鉤章棘句
，卽掩卷不遑卒讀者；徒琅琅於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窾郤之所存；猶且號於人曰：
「剽擄之千古也！」其爲自欺以欺人，豈不足胡盧一笑哉！」

客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簡端。凡史記舊文幾五十萬言，今撮其五之一。評註皆斷以
鄙意，視他本爲最詳，約亦數萬言。龍門善游，此亦如米海嶽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
臥游之逸品也。因目之曰史記菁華錄云。

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芋田氏題。

目錄

秦始皇本紀	一	齊王世家	六九
項羽本紀	四	蕭相國世家	七一
高祖本紀	二二	曹相國世家	七七
高祖功臣年表	二五	留侯世家	八〇
秦楚之際月表	二七	陳丞相世家	八五
六國表	二八	絳侯周勃世家	八九
封禪書	三〇	伯夷列傳	九三
河渠書	四七	老莊申韓列傳	九六
平準書	五〇	司馬穰苴列傳	九八
越世家	五八	商君列傳	一〇〇
陳涉世家	六二	張儀列傳	一〇三
外戚世家	六五	孟子荀卿列傳	一〇四

孟嘗君列傳·····	一〇九	扁鵲倉公列傳·····	一七四
平原君列傳·····	一一一	魏其武安侯列傳·····	一八一
信陵君列傳·····	一一三	李將軍列傳·····	一九二
范雎蔡澤列傳·····	一二二	匈奴列傳·····	二〇二
廉頗藺相如列傳·····	一二七	衛霍列傳·····	二〇五
屈原賈生列傳·····	一三三	司馬相如列傳·····	二〇九
刺客列傳·····	一三七	淮南列傳·····	二一一
張耳陳餘列傳·····	一三九	汲鄭列傳·····	二一四
淮陰侯列傳·····	一四四	酷吏列傳·····	二二二
韓王信蘆綰列傳·····	一五二	游俠列傳·····	二四一
酈生陸賈列傳·····	一五五	貨殖列傳·····	二四七
劉敬叔孫通列傳·····	一六〇	滑稽列傳·····	二五二
季布欒布列傳·····	一六三	太史公自序·····	二五七
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六八		

史記精華錄

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秦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

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

也，甚無謂，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千萬世——傳之無窮。」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割地遠，不爲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羣臣皆以爲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讎，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酺。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八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地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爲塞，並陰山，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爲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悅。

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

不師今而學古，以非常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見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卽楚將項燕，爲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爲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

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爲主辦，陰以兵法部勒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

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

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爲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

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爲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滿意，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爲會稽守，籍爲裨將，徇下縣。

廣陵人召平，於是爲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召陳王命，拜梁爲楚王。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

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彊起之將，皆爭

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望也。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

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

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屠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